

爱情鸦片

田双伶 著

那天路过一家香水店，
我走了进去。店员打开一个

造型奇美的小瓶子让我闻，我寻找着姜黄身上常常飘散的香味儿。

沙丘、香奈儿、红粉佳人……

当一股熟悉的香味儿飘向我的鼻腔时，我倏然伸手去抓那个小瓶子，

但标签上面的字让我的手烫着一样缩了回来。我看清了，

它是一个很毒的名字：鸦片。

爱情鸦片

田双伶 著

百花园文丛

主编 杨晓敏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鸦片/田双伶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2

(百花园文丛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754-0

I. 爱… II. 田… III. 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906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37.5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 715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
纸张规格 850毫米×1168毫米	印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54-0	定价 144.00元(共1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欲将心事付瑶琴(自序)

搞艺术是需要天赋和悟性的。我喜欢文学、音乐、书法、舞蹈等等艺术,偏偏没有什么天赋,且悟性又不好。说不好,就是悟得慢。

很小的时候我喜欢上了古筝,喜欢它的大气、高雅,它音域的宽广。我从众多的乐器里面选择了它,我想一定好学,二十一根弦,随便一划拉,就有一串蕴涵温厚的声音从指下淌出,若淙淙流水。可学起来并不容易。宫商角徵羽,勾托抹劈摇,啊呀呀,再加上滑音颤音切分音……弹奏的时候不免就含糊起来。琴师说:每一个音符都要弹准,弹到位。点弦、揉、按、滑、颤,任何一个音把握不好都会影响整个曲子的音韵。一天天枯燥的指法练习,半年后我才学会弹《渔舟唱晚》等几首曲子,可听起来总

感觉不出那种恢宏缈遥的境界来。

琴师又说：你弹的是调，还不是曲。弹琴讲究“心中有曲，指下有音”，弹《春江花月夜》心中要怀有水月融融江天一色的诗情画意；《渔舟唱晚》要能浮现出渔人桡鸣远濼欸乃归舟的情景……如此这番，才能奏出妙曲佳韵。

我抚琴深思，细细揣摩，总觉得还有许多没有悟到。

多年来我一直零零散散地写些散文随笔，虽然也叮叮当当地掉出一些心动的句子，却在一段时间里突然有了山穷水尽的感觉。尘世间的凡人俗事给予我诸多感受，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去表达，甚至表达不出来，就辍了笔，一晃就是六七年。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写了几篇短文，语言像散文，却又多了人物和情节，这种接近于小小小说的表达方式让我找着了顺畅写作的感觉，但心里迟疑着能不能把握好这种文体。有人说我：散文和小小说是两股劲儿，但并不是隔行如隔山。小小说好比京剧，散文就是昆曲，学京剧想当好角都要在昆曲上下工夫，你有散文的功底，写小小说应该不成问题。在杨晓敏主编的《小小小说是平民艺术》中，我读到这样一段话：“人生无非两种体验，一种是直接的生活体验，另一种是间接的心灵体验。一般来说，能调动小小说艺术手段，来描述诠释这两种体验过程，即具有较强的文学表现能力的人，可谓小说家。”当时仿佛拈花一笑，灵光一闪，我忽然开悟了。可不是么？这和弹琴有什么区别啊？不过是所付的载体不同罢了。小小说以情节、人物和细节为曲，用叙述功力、结构技巧做弦，凭着

对生活的感悟和深刻的思想力度，自然能奏出文质双美的妙曲来。而以前的自己总是在寻求表现的形式，却忽视了文学的表达其实是一种心灵的表达，所谓“我手写我心”嘛。艺术都是相通的。记得山水画家石涛有诗云：“吾写此纸时，心入春江水。江花随我开，江水随我起。”画画要胸有成竹，弹琴、写作何尝不是如此？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！

于是，我拿起了手中的笔。散文也罢，小小说也罢，如影随形，让我从容坦然地开始新的写作。

君子以琴瑟乐心。小女子心有一琴，愿将心中感悟付与字里行间，在文学的水边临波照影。

目 录

1 欲将心事付瑶琴(自序)

1 传说

5 爱情鸦片

10 你的内心藏不住

13 亲密油条

17 坐在夏天里等秋天

21 玻璃是透明的

25 梅花三弄

29 飞天

32 栀子花

36 学戏

40 春江花月夜

44 罗拉拉的爱情兵法

49 壁花了一一

53 相遇

爱
情
鸦
片

- 57 少女红楼
61 凤凰眼
65 秘密
69 高山流水
74 真水无香
77 到荷花淀去谈情说爱

附录

- 82 谈情说爱
88 女性写作与诗性品质
- 欧积德
雪 弟
石 鸣

传说

蛇一样细细长长的柳林巷，住着十几户人家，门前都种着凌霄，绿色的藤蔓蜿蜒地攀在院墙上，稠密的叶子里露着一簇簇繁密的凌霄花，像一个女子心怀着满腹沉甸甸的心事。

没人注意到苏丝黄是哪天搬到这条蛇一样的小巷里的。那天下着雨，她提着一个行李箱，擎着一把小伞，像旧片里逃难的上海女子，千里迢迢到老城投奔远亲来了。

听到一声轻唤，周老太太从屋里探出头，看到苏丝黄怯生生地站在藤萝下，忙把她让进了屋。苏丝黄是看了报纸上的启示寻到这个四合院来的。周老太太自家住着上房，东西两面厢房都租出去了，只剩西边的那一小间。打开门，苏丝黄把行李提了进去。细细打扫了一番，她又出去买了新的床

单被子，屋子已收拾得干净雅致了。

周老太太趁着给她送椅子，就问，在这地方就没有亲戚啊？

苏丝黄小巧的嘴唇微微地抿起来，摇了摇头。周老太太就停了口，眼角扫见桌上的青花瓷瓶里，插着一支竹笛，很长，中间有一环黄铜接口。周老太太就问，啊呀，这笛子真好，是紫竹的吧？

苏丝黄说，是啊，这个音色很好的。

巷里的汤家男人也会吹笛子呢，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。他穿着长衫，还有一个顶好看的女人在弹琴，啊呀，好听得。周老太太陶醉着，真的和传说里的一样，才子佳人呢。

哦，是吗？苏丝黄没抬头。她告诉周老太太，她也会弹琴，最近在学院附近带了一个音乐班，教的是古琴。

小城的盛夏便是绵绵的雨季。每天清晨，苏丝黄就抱着一打琴谱擎着那把紫色小伞出门。那天在巷口，迎面走来了汤家男人，苏丝黄定定地望他一眼。汤家男人看见了苏丝黄，惊了一下，目光无措地落到地面，轻声说，哦，这雨下得……苏丝黄垂了眼帘，长长的睫毛颤动着，低头走了过去。

院子里的人不多，来来去去都是各忙各的事。只有周老太太闲着无事，整天除了遛弯儿就是看电视。最近电视里正热播赵雅芝主演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吃过晚饭，周老太太就喊苏丝黄到屋里看电视。苏丝黄给周老太太剥着荔枝，看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边相遇，西湖里满池的荷叶舒展，荷花盛开。那个雨天啊……

晚饭后乘凉，邻家两个女人来周老太太家串门，说

着笑着，一会儿声音就低下去了，说的是汤家的事情。苏丝黄拿了两条长裙去院子里洗。那汤家两口子脾性好，面上都不说，夜里也吵得凶呢。传说是汤家男人以前在杭州和一个女人情意好得很，可老太太偏偏害了这种费钱的慢性病，身边全靠汤家女人伺候着。唉，他人又孝顺得很……听说一直有人寄钱过来，老太太在那边没亲戚，猜想是那个女人的。哎呀，好可怜，汤家男人能走得了么……许久，忽而周老太太摇了摇扇子，高声说着，啊呀呀，传说，传说，不是真的啦……苏丝黄紧抿着唇，抬臂甩着湿淋淋的衣服，水珠溅在旁边的几盆花上，朦胧的光影里，疏叶间一簇簇的凤仙花微微颤着。

那天下了一夜的雨，清晨的阳光刚刚洒下来的时候，苏丝黄正和周老太太聊着难得的好天气，一个女人提着篮子从门前一晃而过，篮子里装着白嫩嫩的豆腐、活的鱼和水灵灵的青菜。周老太太见她走了过去，压低了嗓子说，哦，她就是汤家女人。苏丝黄望着空空的院门，紧紧地抿起了唇。

苏丝黄回屋静静待了一会儿，出门去摘院外墙上拖着的扁豆叶子，用来晚上染红指甲卷花草汁儿用。她扭脸往巷里望去，隔着两个藤萝掩映着的院门，一会儿女人搬了凳子坐在门口，择竹筐里的豆角，汤家男人也推着轮椅出来了，轮椅上坐着病恹恹的汤老太太。苏丝黄随手摘了几片叶子就转身进了院子。汤家男人看到她闪过的身影，愣愣地，木然呆立。

晚上，苏丝黄掐了一把凤仙花，来找周老太太要白矾。老太太正在看电视，屏幕上赵雅芝饮了雄黄酒，被

叶童扶进帐子里，霎时烟雾蒸腾弥漫……一条白色的巨蛇在痛苦地翻转腾挪……苏丝黄眉宇间隐隐地皱了一下子。

啊呀呀，都是电视上演的，传说只能是传说罢了。传说中的女子都痴得很，雄黄酒都饮过了，还分分合合，纠缠不休。这一点还参不透，给他害死，枉了白蛇千年的修行。传说好吗？还是平平常常安安分分过日子好。周老太太口里唠叨着，起身去里屋找白矾。

不断变换的画面，把苏丝黄的黑眸映得亮亮的，她细心地听电视里高圣美深情痴迷地唱着：“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啊……”

苏丝黄接过黄纸包的白矾就转身回了屋。墙角蝓蝓儿的鸣叫声渐渐低消的时候，她屋里的灯光也暗了下去。

除了周老太太，院子里没人注意苏丝黄哪天搬走的。那天雨下得很密，周老太太站在厢房前送苏丝黄走。院墙上几朵零落的凌霄花依然不知倦地绽放着，苏丝黄的身影从那藤蔓处消失了。

老城的四合院很好往外租的，没几天，就有新的房客来租住了。在清扫屋子的时候，那人从地上拾起了一支垂着红丝坠儿的紫竹笛，长长的，中间有一环黄铜接口，上面刻着一个“汤”字。他拭了一下灰尘，然后又插到青瓷花瓶里。还挺雅致的。

那几天，雨依然绵绵地没个停的样子。大暑过了，该到立秋了吧，新白娘子的传说才刚刚演到水漫金山。

爱情鸦片

电视台的人没有不知道姜黄的。

姜黄看着不像一个好女人。见过她的人都这么说。

并不是说她长得像巫婆妖女。她长得也很美，笑靥如花，丹唇含珠，眉毛细细长长的，直伸到鬓角里去。她的眼睛总是半开半合，无论朝哪儿望眼神都是缠缠绕绕地随波流转过去。只这一双媚眼，什么衣服穿到她身上都平添几分妖娆，怎么看都像一个烟花女子。

我刚到文艺部那天，她正坐在棕色的窗帘前哼唱着，穿着明黄色的短套装，跷起雪白细长的腿，带着几分慵懒，几分颓废，几分的纸醉金迷。我和她打招呼，她只朝我瞟了一眼，仍旁若无人地坐在那儿唱，手里还摆弄着几个精致的香水瓶子。

不像个好人。我心里暗暗恨着。

听台里人说姜黄原来主持一档时尚节目，清清纯纯的挺有观众缘，一次失恋后突然变得脂香粉腻的，做什么都懒洋洋的心不在焉，天天翻杂志研究香水，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。部主任就不再让她出像，只给节目和广告配音，编编带子，活儿挺轻松。

每天办公室里都充盈着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儿，熏得我昏昏然，做事情时就有点儿神智不清。我捂着鼻子恨自己为什么不患上鼻炎。时间长了，看她的眼光就有些不屑，就说她，哎，别那么稠得调不开啊。

她仍是瞟我一眼，说，你别那么把一切都当回事儿啊。

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姜黄就约几个朋友去酒吧。她纤细指擎着高脚杯，迷离的目光斜向台上浅吟低唱的男歌手。忽然她的双眸闪起欣喜的光泽，用肘碰了碰身边的我，喂，你知道什么是一见钟情吗？

那段日子，姜黄神采飞扬地天天忙着给歌手搞宣传，做节目，还准备给他找公司出专辑。本来台里的人闲时爱谈论些花边八卦，姜黄的恋情更成了热门话题。可是不久，不知从哪儿传来歌手和一位伴舞女郎的艳闻，姜黄的媚眼里燃烧起了怒火。

星期天，我俩去逛街。她穿着橘黄色的风衣，脚踏一双鞋头尖尖的欧版短靴子，阳光下风情四溢，看得出她心情很好。我们在站牌旁等车，忽然，她从我的臂弯里抽出手，随即脱下一只靴子朝着从面前经过的一辆摩托车猛扔过去，车上的人闪了一下很快跑了。我看清了骑车的是她的负心男友，后面坐的定是他的新欢吧。

街上来往的车辆行人骤然静止，人们瞠目结舌地看着她赤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到路对面去捡鞋，一时喇叭声呼哨声四起。

姜黄又恢复了往日的颓废，闲的时候就伸展出长长的手臂洒着香水，然后一身香气地靠过来，酸酸地望着我，说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远处的白天鹅不如眼前的一块红烧肉，这男人竟然经不住一点儿诱惑。你说？

面对这张憔悴的脸，我什么也没说。

当遇见台里新来的新闻部男主播高阳时，姜黄不再说男人都是“土豆”了，每天来得很早，开始喜欢浇阳台上的花，开始注重自己的播音，开始关心自己的前途，开始练起芭蕾形体……和我聊天的时候，总是有意无意地谈起高阳。我心里有点儿不安，因为高阳的爱人就是我同学。我不知道该怎样把真相告诉痴迷中的姜黄。

然而，那天和姜黄闲聊，我顺口谈起了高阳的爱人，我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。谁知，她听后却是无动于衷，那么平静。

我知道，她幽幽地说，别笑我多情。喜欢一个人，是情不自禁的，你懂吗？

我不懂。我只知道和她交往的男人很多，常常见她花枝招展香气袭人地去赴约，走马灯一样谈恋爱。她一颦一笑都风情万种，让许多女人一见到她心里就隐隐生恨。

那天在酒吧姜黄喝醉了酒，脸颊红红的，醉眼迷离：你知道吗，那些女人恨我媚，说我是狐狸，哈哈，我就是狐狸，聊斋里的小狐狸，一只等爱的狐狸。哈哈

哈……她凄然地笑着,然后掏出化妆盒,毫无表情地往流泪的腮上涂着粉。走,到我那儿看看去。

在她的小屋里,她让我看一柜子的香水藏品,有一款很受她的青睐,紫莓色的瓶子里散发出熏人的香气,张扬着诱惑的寓意。

她又恢复了往日的颓废。每天给广告配配音,编编带子,闲下来还是翻时尚杂志研究最新款的香水,像是中了蛊。

不能对爱情太认真,太认真就没有资格谈恋爱了。台里的同事劝慰着。不行就把爱情放一放找个有钱的嫁了,已经被情耽误,不能再被钱耽误啊。

是啊,有钱好啊,可还是得有爱情吧?姜黄不屑地说。

部主任好像对失意的姜黄很关心,有事没事总是喊她去办公室。后来有人去主任办公室送材料时听见里面清脆的“啪”的一声,然后是姜黄昂首挺胸从里面走出来。惹得大家对那一声心照不宣地猜测了好久。

姜黄是一个好女子呢。熟悉她的人这么说。虽然她打扮得风情万种,并不水性杨花啊。

可这样的姜黄却突然走了,听说是去南方一个城市。她只是悄然对我说,为了爱。这次是什么样的爱呢,飞蛾扑火?姜黄面对我疑问的目光,用手抚了一下我的额头,幽幽地说,傻瓜,爱情不就是用来爱的吗?

姜黄走了。办公室里再也没有弥漫的香气,我仿佛失去了感觉,做什么都恍恍惚惚的,时而下意识地拿起她用过的东西嗅嗅。

那天路过一家香水店,我走了进去。店员打开一个

个造型奇美的小瓶子让我闻，我寻找着姜黄身上常常飘散的香味儿。沙丘、香奈尔、红粉佳人……当一股熟悉的气味飘向我的鼻腔时，我倏地伸手去抓那个小瓶子，但标签上面的字让我的手烫着一样缩了回来。

我看清了，它是一个很毒的名字，叫鸦片。